

他是一位「說故事的人」，他用影像把故事呈現的栩栩如生；
他是一座「活生生的博物館」，他經歷過電視圈三十年的大小演變；
他是一本「教科書」，他在大學授課，把自己的知識、經驗故事傳授給學生。

莊志成專訪

*摘自:亞洲錄影世界 2010 年 7 月

—用影像做紀錄 用知識說故事— 文／張鎡鈺 圖／莊志成

小時候就愛畫畫的莊志成，考大學時立志考師大美術系，分數不到卻又不想重考，決定去念世新電影科，念著念著，就這樣開始了至今都離不開的影像人生。大學學電影，畢業後當然也就想朝電影相關領域發展，沒想到當時卻是中影的尾聲，台灣電影走入最沒有賣座力的時代，電影這條路行不通，就走電視或廣告。後來莊志成進了「大世紀廣告影片製作公司」。隨後台灣廣告產業起飛，許多廣告影片製作公司紛紛成立。「大世紀廣告影片製作公司」就是 TVBS 及年代電視台的創辦人邱復生所成立。大世紀廣告影片製作公司，製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廣告影片，同時也造就了不少導演及製片，莊志成也是其中之一。

圖 1：莊志成老師在拍攝歷史節目之前，一定會大量閱讀、收集資料，自己先消化了解。他認為：有知識做背景，才能做出優質的節目。圖為《十三行》考古挖掘現場，右一為莊志成老師，右二為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院士。

圖 2：莊志成老師最大的心願，是做一套完整的大陸地理節目，但礙於經費不足，一直無法實現。老師很有自信的說：「我相信我這一套做出來，絕對可以讓看的人完完全全了解大陸地理！」

電視圈歷史見證人

「邱復生是我第一個老闆，他那時想要從廣告圈轉入電視，要我跟他一起開發電視事業，我就轉過去了。」莊志成是當時 TVBS 第一批的攝影師。他回憶起當時的「開拓史」，他說：「以前拍戲劇只在攝影棚，攝影機只有一台，只能一個鏡頭一個鏡頭拍，要完成一部戲劇，要花好長時間，外景節目更是『不可能的任務』。後來，我們引進第一批小型攝影機，可以三機同時拍攝，也開始拉線拍外景。」

說著說著，莊老師突然問起：「你知道高雄有一家工藝博物館嗎？」他繼續說，「我們那個年代用的機器啊，都捐到博物館去了……我們那個年代的同事一起聚餐的時候，博物館還派人來訪問呢！」

莊志成老師是「電視圈演化史」最好的見證人，「從一開始中立的無線三台，到現在有線電視台蓬勃發展的時代，電視圈的發展、演變我都走過。」我心想：要不是人不能被博物館收藏，老師都被放進去了吧！

學術與理論的衝突

走過了這段歷史，莊志成也不吝分享及回饋，「民國七十八年，學校找我回去教書，我把自己定位成受過『正規訓練』的學校老師。」當時，電視圈的同事之中，對於老師回學校教書一事，感到極度不可思議。「我有知識，我走學術，我教書，我寫影評。他們不懂我，覺得我很怪，想不清楚我在幹嘛，我跟他們搭不來。」不過他卻堅定的說，「但這是我自認對後代最有啟示的地方！」

「我是世新電影科出來，我受過正規訓練，我了解這個頓悟」，他認為，受過正規訓練的人，因為所受教育是以知識理論為主，他們做節目，批評中肯、見解深刻，但是「他們不敢衝，即使是當時分數很高的政大學生，畢業後要出來到第一線都會有障礙。」

當時電視圈的同事，雖然受過正規訓練的很少，大部分都是沒有相關背景、非大學相關科系出生，他們從各個不同領域聚集過來。不可否認，他們有實際經驗，敢衝到第一線，不過，他們看事情的角度不夠「文」。「所以，反而受過正規訓練的學生投入職場反而不易，職場也不太敢用。」

公視成立 扭轉局勢

「當時電視圈就形成了這兩派。剛好那時有一批有從美國讀書回來的，我跟他們比較合，自然就搭在一起，楊德昌、杜可風就是其中之一。」

「剛好那時公視要成立，他有資金，他要有質感、有知識的節目。順著這批熱潮，很多傳播公司紛紛成立，剛好讓我們這一群有了發展機會。那時候的金鐘獎大部分都是我們科班學生所包辦的，我們變成領導群。」，「我不敢說我們技術比較好，但是我們用知識去切入節目、角度，我們可以提供的東西是很深入的、很有知識性的。」這時候漸漸的把這個局勢反轉過來，改變了時代趨勢。這一批人後來很多都成為了有名的導演，要不就回到學校教書，所以莊志成認為，大學教育是重要的。

圖 3：大世紀傳播公司獲得金鐘獎最佳文化節目獎的《映象之旅》，呈現的皆是台灣的風俗民情與山川、水景，是當時紅極一時的作品，莊志成老師當時擔任此節目之攝影師。

圖 4：老師一項很重視各種大大小小的案子，他說，接到案子要珍惜、要花精神做到最好。為了拍攝《中國的十二生肖》紀錄片，老師走進各地大大小小的廟宇，甚至泰國、東南亞訪問。

獨立製作 青出於藍

邱復生是台灣電視第一波的開拓者之一，當時大世紀廣告影片製作公司，承包了台視的電視、單元劇及綜藝節目等，「我是他的班底，跟著他跑來跑去做節目，過了一陣子，張照堂叫我跟杜可風去拍《映象之旅》、《自然之美》等節目。」

張照堂《映象之旅》、《自然之美》這一類的節目，訴求「以攝影家的角度、拍攝如詩的風景」，四年之間，莊老師自認被磨得很尖銳，這些節目，也得獎不斷。那幾年和杜可風一起跟隨張照堂製作節目的經驗，也訓練了他後來製作節目時切入的角度。他知道，要如何定位，才能夠做出會讓人「動心動念」的節目。

後來公視成立，莊志成自己申請牌照，開設鉅棚傳播公司，自己獨立製作。

上山下海 用心經歷

莊志成自己製作的節目「國寶魚—櫻花鉤吻鮭的復育」紀錄片，花了兩年去追蹤武陵農場的鮭魚復育，是他個人得到的第二個金鐘獎，此後，他開始投入生態紀錄片。

莊老師卻又是個不甘寂寞的人，「開始拍生態之後，不少人隨著跟進，我覺得拍生態動輒兩、三年，甚至十年，太耗時間，就轉到我自己比較關注的台灣地理跟台灣史前史。」，「我關心台灣，我相信任何一個地方表面上的人文環境風俗，都跟『地』的轉變有關，但是台灣歷史太多人做過，所以我又去做『史前史』，我後來還做科技、生物、基因。我開始做這方面的節目之後，許多電視台也跟進，但我發現，大家都做不下去，都在『知識』這關卡住了。」

老師認為，「我們要改變自己，做節目沒有人會給你時間讓你學習，你只能強迫自己快速去學習，這樣十幾年下來累積的知識，是很可觀的。」，「我有一個合作很多年的台大地理環境資源系教授，王鑫，他常常在公開演講時說，他沒有一個博士班的學生能夠像我一樣，走遍他大大小小的足跡。我跟他合作至少十年，我被訓練得跟他有一樣眼光，隨時走到一個地方、看一塊石頭，就可以說出那地方的故事。」

累積經驗 比別人「早知道」

「我不是比較聰明，但我大量閱讀，我腦中有自己的資料庫，這資料庫對於做節目的企劃，是非常有幫助的。」從老師的經驗看來，新人在寫企劃案的時候，最大的錯誤不是文筆不好，而是點子不新、不夠深入，眼界的問題。拿到一個題目，想破頭想了一個月，好不容易想到一個內容，人家早就做過了，所以「絕對要跳脫窠臼、不步後塵，有隨時準備好、足夠的資訊，要讓永遠比別人『早知道』！」

另外，也要有「嗅得到未來視野」的靈敏鼻子。「民國八十六年，口蹄疫發生初期，我判斷出它之後會大規模的爆發傳染，我當時也來不及提企劃去申請經費，我就自己開始記錄，一開始無人問津，後來我一剪完，政府來跟我要影像記錄，後來許多博物館、教育部也都要我的資料。」，「要知道怎麼抓題目，抓不對，你做得再好，都沒有人理你。」

知識技術 相輔相成

身兼大學教授，莊老師對將來想投身此工作的新人的建議是，當然就是紮實的技術，但是他也提醒，千萬不要忽略知識背景，不要把自己當作「純技術人員」。「如果要突破，你要有企劃、當導演的能力，否則你遠遠都只能當技術人員。疾使得獎，獎是老闆的，不是你的；即使出名，你不會說話，也無法當權威。」雖然目前傳媒環境也許比較辛苦，但他認為學生一定要進入有系統的環境體系歷練，像是電視台或是大型傳播公司，才可以學到完整的製作流程。

「有豐富知識做背景，有專業技術來表達，這兩樣絕對是相輔相成、缺一不可！」，再加上對拍攝對象的真心，莊志成相信，一定能夠做出引人入勝的優質節目。

※ 莊志成小檔案 ※

簡歷：

世新電影科畢業
TVBS 第一批攝影師
曾任職於大世紀廣告影片製作公司
自己開設鉅棚傳播事業公司
授教世新大學廣電系「電視攝影」

得獎紀錄：

民國 73 年 《大地之頌》金鐘獎—最佳教育文化節目獎
民國 76 年 《國寶魚—櫻花鉤吻鮭的復育》金鐘獎—最佳攝影獎
民國 77 年 《國寶魚—櫻花鉤吻鮭的復育》紐約電視電影展紀錄遍—入圍獎
民國 79 年 《大地的脈搏》金鐘獎—最佳教育文化節目獎
《國寶魚—櫻花鉤吻鮭的復育》《風水創造的新天地》
《大自然的瑰寶—火炎山》
文建會第二屆金帶獎—優等獎、一等獎共三座獎項
民國 80 年 《聚落的棋譜》《先民的足跡》《火山的故事》
文建會第二屆金帶獎—優等獎、一等獎共三座獎項
民國 81 年 《十三行紀錄》《挽留雨水的小尖兵》《與海共生的智慧》
文建會第四屆金帶獎—一等獎及佳作共三座獎項
民國 82 年 《台灣的誕生》李國鼎科學報導獎
民國 83 年 《地底的脈動》宏碁電腦第二屆、龍騰科技報導獎首獎
民國 87 年 《基因轉殖》斯洛伐克影展—國家評審團獎
民國 88 年 《中國的十二生肖》紐約電視電影展紀錄片
—入圍獎休士頓國際影展—金牌獎
民國 90 年 《老外在台灣》休士頓國際影展—銀牌獎
哥倫布國際電影與錄影帶展—佳作獎
民國 93 年 《與大地共舞—台灣的永續發展》芝加哥國際影展—銀牌獎
民國 94 年 《與大地共舞—台灣的永續發展》
哥倫布國際電影與錄影帶帶展—佳作獎
紐約電視電影展紀錄片—入圍獎

擷取自亞洲錄影世界雜誌

阮慶星 讓音樂會「看錄影」比「聽現場」更過癮

阮慶星深信：「具備最先進器材、謙卑肯學、服務與品質至上、聊解客戶需要、敬業隨和不計較、慈悲善意待人，事業路上會減少障礙！」

「進入錄影世界，完全是上帝的安排」

特別介紹

1980 年入行

從結婚錄影開始摸索

乍始跟過導演拍攝電視劇

邊拍邊學

從一個全然外行，用心頭住不斷學習到 EFP 作業，累積相當的拍攝經驗

從早年入行到現在，拍片、剪接、維護器材

一手認真包辦，永遠保持精神抖擻

他自認慶幸一路走來受到許許多多的貴人相助

他，於公於私，盡職盡責，熱心誠懇

他，有一顆愛人的心，能言善道

他說，

進入錄影世界，完全是上帝的安排

我們不知道他的宗教領域

但，從各方面可以感受到

他從事做人的原則

願上帝保守他事業順利、身體健康

阿們

早年拍過「豬哥亮餐廳秀」

原本是機車修理店的老闆，民國 69 年，當時還不流行「ENG 攝影」，偶然的機會託朋友從日本帶了一台攝影機(要價 16 萬元)，剛拿到攝影機的阮慶星很興奮，自告奮勇幫機車行的客人拍攝結婚錄影實況，不過電池續航力不足，僅拍攝 20 分鐘。

「拍的時間雖短，但當時結婚實況錄影很新奇，客戶還包了 4600 元紅包。」後來透過客人轉介紹，阮慶星陸陸續續拍了幾場婚禮，經驗多了，拍的越來越好，客源一個接著一個，價格也從初次的 4600 元紅包一路飆漲至 12000 元，沒想到拍著拍著就給他拍出了興趣，順勢另闢一番新事業。

從結婚錄影入門，阮慶星透過介紹搭上了電視劇拍攝，沒經驗的他跟著導演磨戲，為了拍戲，更大手筆花了四十幾萬買了 JVC 攝影機，他操著台灣國語，相當自豪的說：「當時的攝影機不輸給電視公司的攝影機」就這樣，只要到南部出外景，製作單位指名要他協助拍片，一方面邊拍邊學，好學的阮慶星也自掏腰包上 ENG 攝影課，想盡辦法提升專業。

從一個全然的外行，只因為興趣，阮慶星投注了大把時間不斷學習，後來因緣下接觸「豬哥亮餐廳秀」錄影工作，「EFP」三機作業拍攝經驗就是從此開始。

嚴守「提早到」法則

一提到音樂會錄影的法門、撇步，善於此道的阮慶星眉飛色舞說道：「一定要提早到、提前作好準備，深入了解拍攝內容與重點。」採訪當天，阮慶星正好接了在高雄「至德堂」的音樂會錄影，晚上七點半的演出，當天下午一點，他早已準備好器材跟著彩排：「不能說晚上七點演出，六點才到現場，就算經驗再多的攝影師，也不可能拍好。」他正色說。

樂團彩排的時分，他拿著攝影機跟著準備定位，「拍音樂會的收音很重要，雖然錄了許多場，還是很欠缺，要學習的地方很多，器材不夠好是原因之一，要領未知也是原因，很想學，不曉得名師在哪裡，請前輩慈悲，讓後學有機會學習。」

順著節目流程，他趕緊拿著樂譜曲目做場記，他認為，錄音樂會一定得先看總譜，樂譜不必全部看懂，但是一定要做場記，曲目一拿來，首先要看的是該曲目哪些樂器是重點，先做好記號，「例如什麼時候什麼樂器開始演奏？演奏的順序如何？EFP 作業時才能叫一號機或三號機去抓鏡頭(樂器)，TAKE 畫面才不會晚了兩拍三拍，也就是先 STANDBY 好，如果沒特別的重點，則帶一個 LONG 景即可。」

阮慶星進一步分析：「哪個段落接什麼樂器，心裡有譜，等會兒 take 鏡頭才會快，這些技巧不是你有二三十年的經驗就可以應付得宜的，像是演奏的曲目，其主要樂器坐在舞台的左邊或右邊，是必須事先掌握好的。」

除了要與主辦單位和指揮的做必要溝通外，他甚至還找機會和團員聊天，聽取意見，「做錄影工作要謙卑，要跟人家請教意見，問他們過去我拍過的影片是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，自我省思這樣才會進步更大。」

舞台劇比音樂會好錄

一般錄影的收音大多乾澀、薄薄的不耐聽，毫無層次感，阮慶星直言：「錄聲音比影像困難多了！真正好聽的音樂，就算聽一萬次也不厭倦，甚至還會跟著打節拍。」

怎樣才能調整出最佳的聲音品質？首先，收音時就不能破掉，再者，收音要乾淨。

其他雜音必須想辦法避掉，最後再由後製補救不足缺漏之處，「當然客戶給的時間夠做後製補救，我才能幫他們把音樂美容一下。不過要是現場收音失敗，回去也難救了，這點很重要。」

此外，阮慶星認為，舞台劇比音樂會還好錄。「你不要看舞台劇走來走去跑來跑去，它比音樂好錄，因為一個大樂團在表演，樂器的轉換，有時候攝影機還會抓不到正在演奏樂器的畫面，你不要看它靜靜的坐在那邊讓你拍，很多攝影師還抓不到主要畫面，因為你不知道譜走到哪一個樂器，往往耳朵聽到聲音才去拍，就已經慢了，有時候導播下指令，攝影機再帶鏡頭過去就已經慢了，甚至換別的樂器演奏。」

一般來說，拍舞台劇的二號機帶全景，一號機抓舞台左邊，三號機抓舞臺右邊，一個人管一個責任區塊，很好掌控。可是拍音樂會，樂譜指導告訴導播下一個樂器要開始演奏，等到指令傳到攝影機就已經慢了，阮慶星諄諄叮嚀：「任何事只要你經常做就會熟練，跟厲不厲害無關，什麼叫做真正的專業？掌握拍攝內容的每一項細節，而不是臭屁自己有多少年的經驗。」

至於如何讓畫面豐富多變，「攝影機定位」很重要，因為，位置好才可能拍到好的角度，譬如說人潮、場面的壯觀，一定要帶一個全景，再來是拍主題，特別是有一台機器專門拍主角的大特寫，接著是司儀的講話，換句話說，以廣角鏡帶全景，另有一部機器專門拍大特寫，一般畫面忌諱全景跳全景、特寫跳特寫，應該是中景跳特寫，或是中景接全景，鏡頭的跳接再適時的加入 Dissolve 等銜接效果，那麼，畫面切換會比較好看。

對於剛入行的新人，他也給了這樣的建議：「剛買攝影機就接案，是不對的，要先了解攝影器材的結構，把機器研究透徹，才能把錄影工作做好，像現在新型數位攝影機裡內建『功能選單』(MENU)，其中如光圈、對比、亮度和色彩濃度只要略做微調，拍出來的畫面會更立體、好看。」

本身學電子出身的阮慶星，甚至常把攝影機拆解後再組裝(編按：若不熟悉電子功能作用，不建議這麼做)，他接著指出，一部攝影機拿到手，不論新舊，首先要接上另一部標準 Monitor，因為攝影機的觀景窗是『灰階』，先將黑白畫面與電視螢幕互相比較對照，心裡有底，拍出來的影片才不致落差太大，才會漂亮。另外，倘若碰到白平衡跑掉，也可透過軟體後製調整。

工作態度勝過一切

對於接案子、做業務的阮慶星仍謙虛的表示：「無時無刻都很努力的去接案子，客戶只要找過我一次，以後會有延續，大部分同行都有這個經驗，如果拍攝失敗，一次就再見。」他接著說：「交完片子，不是拍拍屁股就走人，主動詢問客戶意見，了解對方的想法，基本上只要做事後的滿意度調查，這個客戶是不會跑掉的。即使拍的東西對方不是很滿意，他也願意原諒你，要你繼續幫他拍。」

他也藉此分享一個小故事：「我拍某大學活動已歷經三任校長，對方說：『阮先生，就算我們不滿意，可是還是會繼續找你，為什麼呢？至少上次不滿意的地方，我現在跟你提了，你不可能再犯同樣的過錯。』反觀很多人，一拍完就置之不理，態度不佳是做這一行的大忌。」

從早年入行到現在，拍完片，接著要剪片，維護器材，阮慶星笑稱自己常常睡眠不足，對他而言，錄影不僅僅是一份工作，不論是拍宗教的修行或陶冶性情的音樂會，他深深感受到從客戶處學習很多，更懂得做人處世、應對進退的道理。現在大家常掛在嘴邊的「不景氣」，他認為：「景氣壞是因為人對事消極，不夠敬業，偷工減料，只想賺錢快，忽略客戶滿意程度，而引發的連鎖反應，一個人的念頭就決定了你的命運，接案的準則是，盡量協助客戶達到他想要的結果，如何藉由拍片協助對方生意興旺，這才是重點，而不是今天來這裡工作，領一天的工資而已。」

另外，他也特別強調接案工作態度，「不要太計較時間和金錢，要是覺得不划算就別接，只要接了，就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，不要認為這是別人的 case，態度就隨便起來，很多人做自己的(案子)很認真，別人的就隨便做，這樣的態度是行不通的。」錄影世界打滾多年，他相當慶幸一路上許許多多的貴人相助，不論是客戶或是一同工作的夥伴，他始終抱持感恩的心，並在此特別呼籲：「只要大家來高雄，不論是出機、缺人手或有其他需要幫忙的，歡迎來找我。」

就像身懷絕技的老師傅，阮慶星不藏私的將他數十年來的錄影實戰經驗，滔滔不絕的傾囊相授，他特別向同行夥伴加油打氣：「有好的器材設備，加上技術與智慧、工作態度，以絕佳的品質、服務、獨特創意，創造明日新經濟。」